

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社会心理范畴的三重逻辑

李厚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了科学的社会心理范畴框架和价值原则,并分别从认知、认同、情感三个方面阐释了其内在结构体系,从而形成了分析社会心理问题的正确方法。在认知层面,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史,认为人们需要在社会性的普遍交往中认识他人和自己,理解人性也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实践活动中找到答案。在认同层面,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从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认同的实践目标、工人阶级之间彼此认同的机制,以及他们对资产阶级不认同的规律展开分析。在情感层面,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把握情感的现实本质,通过对劳动异化的分析来理解情感的缺失问题,以及通过感官解放的理论来回答情感的发展趋势,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极具批判性,且逻辑严密、彼此关联、层层递进的社会心理理论体系。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心理;社会认知;社会认同;社会情感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4.02.00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4)02-0001-08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虽然后世学者对其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研究,但对其中的社会心理范畴关注较少。在传统理解中,社会心理被归类于社会意识的范畴,社会意识又由社会存在所决定。以社会物质生产为主体的社会存在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社会心理仅仅是作为初级的、朴素的、非理性的那部分社会意识而存在,所以长久以来社会心理未能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获得足够的理论重视。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发现社会历史发展并不是某种历史公式或模型的简单应验,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实现机理和作用方式。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更是最大的变量,人们的

心理状态虽然不是成熟的社会意识,但作为某种中介(联系人与世界),它直接决定着人们的各种行为,从而以特有的方式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事实上,人们的社会历史表现是以各种行为呈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也是通过人际交往中的各种行为得以实现的,学者们在对涉及人们行为和心理的研究方面虽然做出了宏观的阐释和说明,但更多是在方法上提供某些关键的路径和线索。鉴于此,本文拟以社会心理现象为切入点,从当代社会心理议题中的认知、认同、情感等层面展开分析,尝试还原出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社会心理范畴的发展过程和内在逻辑。

收稿日期:2023-05-16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22ZX009)

作者简介:李厚羿(1985—),男,北京市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一、社会认知:现实的个人得以生存的心理前提

社会认知是个人对社会信息形成的知觉、印象、判断和推理解释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1],它研究的是个体如何理解与思考他人,并根据环境中的社会信息形成对他人或事物的推论。马克思恩格斯将个体的社会认知水平与其所处的现实生存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考察,形成了具有强烈现实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认知论模式。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的认知过程就是在社会中不断获取外界信息,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并在社会交往中不断地认知社会的过程。这样,该过程就不再是一个短暂、即时的过程,而是一个伴随着整个个体生命历程的展开而不断深入的过程。然而,梳理历史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整个理论创作生涯中都有着比较明确的目的,即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来找寻克服社会现实弊疾的方法,并进一步提出人类美好生活的新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理论。在整个理论创建中,马克思恩格斯都要面对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需要及时有针对性地批判各种社会流派、思潮、人物的错误观点,及时启迪民众或者进行社会宣传,所以他们也就会将探讨认识论问题融入到这些具体工作中。回顾整个19世纪,关于社会认知问题的研究并不属于热门话题。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认知论研究开始从德国、法国主导的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心理哲学慢慢转向经验主义、元素主义和机械主义心理学,认知论问题也就从哲学世界转向了神经心理学的研究领域。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自然科学也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但是他们已经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思辨的古典哲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反对立场,所以更多的是在原则性、根源性的高度,以实践性、具体性的话语对社会认知问题进行解答,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他人的认识。社会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场所,也是人们进行社会认识活动的范围与界限,社会整体发展的样态决定了社会中个体的生存境遇和认知能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认识他人,需要在社会性的交往中予以实现,理解人性也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活动中找到答案。人们在社会中从事各种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自身的生产,在这些生产活动中,每个人的特征都通过他的身份、地位、关系、行为、语言等方面体现出来。恩格斯曾提到,“两个人比一个人更人性一些”^{[2]361},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会中越有自己的多元社会关系,就越能彰显出自身的社会特征,孤立于社会的个人是无法体现出这种特征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有了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性的社会交往,“每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作为这另一个人所需要的客体的所有者而出现,这一切表明:每一个人作为人超出了他自己的特殊需要等等,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3]195}。这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成员所有权的差异上,商品经济背后是商品生产者、消费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抽象的“他者”存在,每个人都处在一种以经济交往为基础的关系网络中,每个人的表现都能够成为其他人特征形成的依据和条件。例如,消费者购买一件商品,实际上是自己购买能力的体现,也是生产者经济目标的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印证的关系,并通过商品这种“超出了他自己的特殊需要”以外的“普遍需要”来勾勒双方的特征。生产者看到了自己的受众群体和目标客户,他们是自己得以谋生的对象,自身的盈利依赖于这些人群;而消费者也看到了自己的心仪商品和购买喜好,他们在商品的消费中找到了自身的身份特征和社会定位。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地用所有权的标准来划分不同的群体,这就形成了阶级,不同的阶级在商品消费过

程中又呈现出相对共同的特征,从而构成了“天然的联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虽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但在生产过程中其创造的剩余价值最终被资本所有者占有,这种异化生产最终导致工人的赤贫,使其根本无法进行普通人应有的正常消费,只能艰难度日、维持生计。工人的这些消费特征展现出了一个阶级共同的面貌,工人阶级成员之间也在这种生活状态中找到了彼此共情和互相认知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阶级动员和社会革命的重要切入口之一。

其二,对自己的认识。如果说对他人的认知建立在对外部社会关系的理解基础之上,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地将自我认知从“内求”变为“外求”。在传统的眼光中,认识自己更多的是用“内省”的方法,正所谓“反求诸己”,通过仔细观察自身的各种表现来了解自己。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自我认知是通过认知他人获得的,通过作为“对象化”的他人来了解自己,“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4]67}。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对象化的本质,“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2]129},这种对象化的认识关系是双向互动的,“我不能成为别人的什么,我也就不是而且不能成为自己的什么。如果我没有权利成为别人的精神力量,那末,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自己的精神力量”^[5]。可见,自己在社会中会给予他人身份的系统定位,同时自己也通过他人得到自我特征的社会坐标。马克思曾举例说道:“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4]72}此外,传统的自我认知方式大多以静止的方式观察自身的特征变化,而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对象化的自我认知方式则是一种动态的认知过程,只有

在人际交往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才能准确把握自我特征,也只有通过改变具体的社会关系才能改变自己的本质特征。例如,在《资本论》中经常有这样的举例,一个工厂工人,他的本质特征不体现在各种眼花缭乱的标榜和宣传中,而是体现在他所处的生产关系之中,工人只能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并成为整个生产链条中的“可变资本”。工人的状态又让资本家通过资本获取增值报酬变为可能,虽然这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形式,但是他们互相印证了对方的特征,也就是两大阶级的对立本质。然而,这个工人只有脱离这种剥削的社会关系,才可能最终改变自己被雇佣者和被剥削者的本质特征。

其三,对人际关系的认识。马克思将人的社会关系看作理解人的本质的关键因素,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情况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01}。理解了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也就理解了他的本质,同时也就理解了社会本身,一个人在社会中才能得以成人,成人的过程就是不断形成各种不同人际关系的过程,人在这种关系网络中显现出了自己各个方面的本质,无数人的本质总和就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特征,人际关系、人的本质、社会这三个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具有某种同构关系。所以,人们要想准确把握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就必须从理解社会的基本面貌入手,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社会,正如没有集体力量一样,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7]。社会为人际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场所,同时社会也是人际交往的结果,作为个体而言,“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8]35}。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倾向于微观地研究人际关系问题,并将其局限在可控、可模拟的几个实验室参数之中,以此了解人际交往的各个变量,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将人际关系置于最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进步的视野之中,从而找到了人际关系最为本质的

特征所在。例如,资本主义呈现出以往社会形态都不具备的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际关系特征,资本运动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逻辑,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而工人只是沦为“资本增殖的生产工具”而已,所以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都被外在力量(资本、商品、货币等)控制着,缺少本该具有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人际关系的独立性问题出发,进一步探索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得以可能的办法和途径。

二、社会认同:作为阶级个体的人得以融入的心理基础

社会认同是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价值、身份的心理融入和归属。认同是社会心理中的稳定性感受,自我认同是个体在群体中体认我是什么、我是谁的过程,而社会认同则是个体体认自己归属于哪个群体、哪个社会位置、哪种文化的过程。由于人具有社会属性,所以在心理上人们有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只要人们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就可以给其提供一种有助于促成正面自我概念的归属感和实现感。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虽没有形成现代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特定小群体的社会认同研究,但是也开始进行着关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心理归属关系的哲学思考,他们抓住了最关键、最显著的群体差异,也就是群体成员中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差异,从而把社会成员划归不同的阶级,并将其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从而诞生了矛盾日益对立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论是哪一个阶级,同一个阶级之间的个体由于其在经济关系中具有同质化的特点,他们都会在文化习俗、政治倾向、心理情绪等方面逐渐趋同,从而具有可以识别的外在显著特征。心理认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不再是虚无抽象的主观性概念,它能够通过一系

列的经济行为来予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认同问题的研究聚焦在工人阶级的个体自我觉醒和自我发展之中,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广大的欧洲工人阶级在工业化初期一直被视为“第四等级”和“乌合之众”,“所有的苦难都集中在这一阶级”^{[9]386}。马克思认为工人们最开始只是“一无所有的等级”和“具体劳动的等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工人数量,恩格斯曾回忆他在曼彻斯特这个“现代大工业中心”生活时目睹的工人阶级状况,到处都是生活艰难的工人,“几乎一半的英国人属于这个阶级”^{[9]387}。这些工人群体还只是自在地存在着,并没有对自身所属阶级有着清晰明确的认识,也无法知道工人阶级所应具有的民族的和世界历史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注重强调工人阶级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形成阶级认同的重要性,马克思为此专门提到,“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8]13-14},由于工人们有着“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的经济条件、生活方式、利益诉求和教育程度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阶级相对立,随着在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接受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熏陶,这样他们就能够因利益的一致性形成某种共同关系,同时不断超越地区和自身政治组织的界限,最终工人的人数不断增加且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其二,工人阶级认同的实践目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阶级的心理认同是与他们自身的阶级地位和相应的生存条件紧密相关的,同时工人阶级的整个生活状态也受到他们的对立阶级的影响,“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与人

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10]。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工人要进一步在认同的基础上实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即成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那些“在贫穷中只看到贫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无法“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而工人们在成为自为阶级之后,就如同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所写的那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9]399}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这就让工人阶级有了清晰的实践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强调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并不是白白地经受那种严酷的但能使人百炼成钢的劳动训练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6]262}后来这种认同及其他的实践目标被卢卡奇解释为“一种阶级能够形成的整体意识”,它构成了阶级行为的心理前提和依据所在,“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他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到底就是由这一意识”决定的,而这种意识又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11]。

其三,工人阶级之间彼此认同的机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也探讨了阶级认同的实现机制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4]87}，“在某种意义上,人很象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象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

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4]67}。在这里,马克思用商品交换来与人际关系做类比,在他看来,每个个体都需要从他人身上找到对自我的认识,也要通过对自我的确认看到他人的相同特征,自我和他人一样,都属于“类存在”而生活在世界上,所以彼此之间能够像“照镜子”一样互相印证。每一个工人也在所有工人共同的境遇中看到了自己的苦难,确认了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从而将自己看作这个阶级群体中的一员,并且接受该群体的各种内部规范和共同目标。反过来,共同的工人阶级群体又让每个工人获得身份强化,从而让工人们能够保持阶级成员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随着“社会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依赖着无产者的劳动”,同时“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工人阶级群体将会越来越扩大,并且形成更加稳定的内部结构。与此同时,这种工人之间的认同机制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一道成为“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从而像恩格斯所总结的那样,这种方式“创造了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9]400}。

其四,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不认同。在阶级认同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根本对立。在《英国工人状况》中,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12]。虽然工人阶级是伴随资产阶级的成长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不仅在工作形式和生活方式上与资产阶级有着巨大的差异,同样地也在心理感受和文化习惯上格格不入,一个阶级的成员在心理上很难认同另外一个阶级的各种特征。所以,两个阶级之间的彼此不认同会导致进一步的、更大的对立行为,“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工

人们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成为起义”^{[13]475}。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对立和冲突带来的最大成效就在于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越来越大的团结”。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曾经不得不发动……整个无产阶级投入运动”^{[14]275},这使得工人阶级也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学习了知识,资产阶级也同时“把反对自身的武器授予了无产阶级”^{[13]476};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乘资产阶级各个阶层互相争执的机会,迫使他们用立法手续承认工人阶级的个别利益”^{[13]475},从而使得工人阶级的组织“更加强大,更为坚固,更有威力”^{[13]475},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技术的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革命团结。所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心理对峙最终会在实践中使得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自身的掘墓人”,从而让“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3]479}这一历史规律变为可能。

三、社会情感:作为感性个体的人得以发展的心理表达

社会情感是人类社会心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感受,人的情感具有社会属性,并且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研究情感的社会环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路径,社会情感研究与情感的生物学视角相区别,社会情感是感性的个体伴随着自己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主观心理体验和心理感受,更加侧重的是个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所体验到和表达着的情绪和感受;而生物学研究仅仅是关注人体器官感觉功能意义上的情感变化机制,在方法上尽量切断它与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直接联系。事实上,人们拥有的情感都带有社会和文化的烙

印,人们不断地在社会交往中学习如何表达和体验情感,马克思将人们的这种获得情感的能力称为感性能力,它是人与外界交互过程的重要中介,并成了人们把握自己并获得自身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所在,这种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123}。由此可见,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感性能力让自己有了各种情绪和情感,也通过各种丰富的情绪和情感确证了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且明白了世界是之于我而存在(对象性的存在)的东西,“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169}。总之,社会情感是人们社会行动的心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感官和感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同形成了健康的人类社会情感,世界也正是通过人类的这种带着社会情感的实践活动而不断地被改造,从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关于社会情感,马克思恩格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

其一,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把握情感的现实本质。感性是人们对世界的把握能力,感情就是感性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对事物所持的态度和体验,并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展现出来。马克思一直倡导通过社会关系来考察情感的现实本质,这种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理解角度认为要通过人们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这个人同对象的关系来把握情感的生成机制和发展规律,情感的本质就是现实的个人在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外化的心理表达。之所以会产生情感,也正是因为人们将各种对象性关系都理解为一种“属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曾经生动地描述了这种人类感性能力发生作用的过程:“事物的这些形式不断地从它们里面涌现出来,侵入感官,从而使客体得以显现出来。因此自然在

听觉中听到了它自己,在嗅觉中嗅到了它自己,在视觉中看见了它自己。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燃烧起来照亮了现象界。”^[15]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人们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例如,商品是物,但是它本质上却是雇佣关系、剥削关系、审美关系、生产关系、消费关系等方面的集合,如此我便能够产生各种情绪和感受,或享受、或厌恶、或喜悦、或悲伤等。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将外部世界作为人的感性对象,并且将人们从外部世界所得的感性内容作为一个“自我”来看待,“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16]83}。这样,人的情感体验一开始就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也就是人要以另一个自我的情感体验为基础,所谓的移情或者拟人化的情感本质上来说是社会关系的体现,这是人对一个与他具有相同情感的人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外部世界是这种共鸣的自然载体,人的情绪感受在这里找到了对象,并且借助这些对象形象传达无限多样化的细腻情感。马克思这种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情感研究揭示了在人与自然界的精神关系下面其实都隐藏着丰富的人与人的精神关系。

其二,通过劳动异化分析来理解情感的缺失问题。健康的感性能力和独立的社会人格一直是马克思所追求的心理价值。而在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进程中,私有制所带来的劳动异化使得人的精神受到宰制,导致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类本质和其他人之间都产生了疏离感。社会中对立的两大阶级,不论是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家群体,抑或是从事繁重工作的产业工人,都有着感觉失衡和缺失的状况发生,从而无法表达出自己正常的情感。资本家脱离了生产性劳动,享受着资本的回报,整个人变得贪婪、逐利、好逸恶劳,他

们心理欲望膨胀,追求着金钱带来的各种感官刺激与享受,感觉系统从而变得单一。对此,马克思批判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私有财产使人的丰富的感觉沦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沦为简单的“占有、拥有”^{[16]185}的感觉。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伤害了人的精神素质,歪曲了原本健康丰富的心理情绪和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人丧失了美感,例如,“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缺少应有的“矿物学的感觉”^{[16]87}。另外,工人阶级是实际使用生产工具的人,从事着具体的劳动,但是由于他们所有权缺失所带来的感性劳动异化问题,同样导致了情感的缺失:自己越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而自己的收获却越来越少,人也变得越来越不自由。“忧心忡忡、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16]87},工人对于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越来越陌生,产生了强烈的对于自己在劳动中沦为动物或非人的压抑感等。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中的感性劳动被异化,导致了在这种劳动下各个社会阶级的非人生活状态,这些人都处于自由受压制、感官受制约、心理非常态的状况中,而人要恢复自己完整的情绪感受,就必须扬弃私有制,使得感性劳动变为一种人能够使人“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真正活动。

其三,通过感官解放的理论来回答情感的发展趋势。人的情感依赖于感官系统的功能发挥,马克思认为人们的感官系统除包括直接的器官外,还包括“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16]86}，“社会的器官”是人们以各种社会交往和实践活动为基础所形成的感受能力,它能够极大地拓展人们触及外部世界的范围和程度,例如,生产工具的制造、科学技术的发明,以及工业革命的应用等,这些都“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16]86}。这样,人们的社会情感便能够在对象化的感性

活动中不断地拓展丰富起来,并且深入到原先不曾有过的领域和境界。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对自己的对象性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16]85}。所以,社会情感正是“社会的器官”在对象化活动中通过占有对象性的内容而产生的,如人们能够使用现代化的工业工具挖山填海,那么这“山”和“海”就是人们征服自然的强大本质的体现,而由此产生的关于山海的各种情感(征服感、破坏感、使用感等等)则是人们自我本质确证的重要方式,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们“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6]87}。然而,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人们的丰富的社会情感还没有被人们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么情感和对象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黑格尔提出的“审美(感性)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17]的论断,就是试图强调人与对象世界能够相互影响,从而实现双方之间的良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够获得对“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16]85-86},这种扬弃之所以是感官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感官解放,就是“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16]88}。所以,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必然是包括心理感官系统在内的全面的解放,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这样的生活状态,“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16]88}。

参考文献:

- [1] 杨宜音,张曙光. 社会心理学[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50.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90.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4.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9] 豪格.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1卷[M]. 俞可平等,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6.
- [11]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7.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10.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4] 豪格.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2卷[M]. 俞可平等,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32.
- [16]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7] 黑格尔. 美学: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47.

[责任编辑:侯圣伟 聂海杰]



引用格式:李厚羿. 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社会心理范畴的三重逻辑[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2): 1-8.